

趕花集

韩文洲



赶花集

韩文洲

*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路七号)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7 $\frac{1}{8}$ 字数: 147千字

1979年6月第1版 1979年9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25,000册

*

书号: 10088·634 定价: 0.51元

目 录

浸种记	1
榆树凹	22
柳县长的爸爸	38
长院奶奶	57
蓝帕记	72
分 谷	92
因为五丑是队长	102
石头赶车记	117
洞房歌声	131
外队专家	146
长春岭	163
岔路口	191
魏改香	202

浸 种 记

一

漫流坡村有个老汉叫张小全，外号“闲不着”。他见了人，常好背一背古人传下来那两句种庄稼俗话，就是：“养家土地，发财买卖”。他认为“发财买卖”那句话，是做买卖人的事，他不准备多管，只准备照着“养家土地”这句话办事。就因为这，他活了五六十岁，总是把劳动生产看成一件重要工作，在村上论劳动，都说他是第一。不过他也有个怪脾气。凡是他没有见过的东西，他总不相信世界上会有那东西，凡是他没有见过的事情，他总不相信世界上会有那事情。凡是他没有亲眼看见过可以办到的事情，他总以为不可以办到；凡是见过的，凡是亲眼看到可以办到的事，他就一定相信，一定要尽力去办到。比方：同样是闹迷信，到龙王洞去求雨，因为他见惯了，他不但相信，凡是遇着天旱，发起求雨的，常常他是领头人。一九三六年，村上有人入了红枪会烧香，因为他没有听惯红枪会这名字，所以他就不相信。

“闲不着”这个外号，也不是别人给他起的，是他儿媳

妇给他起的。他儿媳妇见他一天到晚劳动，一年三百六十天，从来不肯闲一天，上地劳动不用说，从地里回来，丢下盆，捞扫帚，一时也不闲着。夏天下了雨，就剥麻，冬天下了雪，就棒玉茭，过大年初一，还要去拾一担粪。因此，儿媳妇就给他起了个“闲不着”的外号。不过儿媳妇并没有亲自叫过老太公“闲不着”，丈夫叫公公是“爹”，她自然也是叫“爹”。这外号他儿媳妇只是跟邻家的年青人说过，后来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全村人都知道了，人人觉着给张小全起的这个外号十分象，所以大家都这样叫起来。不过时间长了，除了他儿媳妇知道“闲不着”的来历以外，别人都不清楚。

张老汉的小子叫张发魁。因为张老汉向来把劳动生产这件事看得很重要，所以在发魁十岁以后，张老汉就常常教育发魁学劳动，往地里走，他担上一担粪，就叫发魁给他扛锄；到地里他锄地，就叫发魁拾石头，拔拔上草。有时遇着发魁想偷懒，他就要骂：“‘小孩不吃十年闲饭！’十岁了还不好好做活，回家吃去吧！”发魁被爹一骂，就好好做起活来。后来发魁年纪大些了，便事事跟着他爹学，几年工夫，捉犁、担担子、锄苗，一切庄稼活就都学会了，而且还是一把好手，父子俩又很和善，因此村上人人夸奖，都说他父子俩是“他大英雄儿好汉”！不过，这二年来也有些不一样了。发魁不但不向他爹学，还常常要求他爹跟着他学。爹就生起气来，父子俩也不十分和善了。打谷时候，爹主张在打谷场里选种，发魁却主张在田间选种，父子俩就要生气。天旱了，爹主张到龙王洞里去求雨，发魁却主张担水浇苗，父子俩也要生气。今天他俩又生了一场气：爹主张从罐子里倒上种籽

就去下种，发魁却主张温汤浸种以后才要下种，于是便又吵闹起来。

爹说：“温汤浸种是胡日弄，烫死种子出不来苗，打不下粮食，一家要饿肚啊！”发魁说：“温汤浸种病症少，能多打粮食，况且不这样做，村长说还要受处分！”爹生气说：“不管他村长不村长，我就不温汤浸种！”发魁也生气说：“非要温汤浸种不可！”

父子俩争吵了半天，谁也没打了胜仗，就跑出一个从中调解的人说：“爹！我在县里开会，县长说温汤浸种比不温汤浸种好得多！县长还能说假话？我看咱还是温汤浸种吧！”爹见儿媳妇帮着儿子一气反对自己，不由得就起了老火说：

“你们年青人一气，是想气死你爹不是？你们才活了几天啦！你们才种过几天地啦！温汤浸种？难道我种了一辈子地，没有你们在行？”发魁说：“不是说谁在行谁不在行，这是种田的一种新办法！……”没等发魁说完，爹又说：“什么新办法？我活了一辈子，没另外见过个新办法，哪一年也没少打过粮食！”两个年青人无论如何说不过老汉，都张不开嘴啦。后来，儿媳妇想了一会又说：“爹！你怎么没兴过新办法？才娶过我前二年，我见你种山药蛋是先点种后点粪，第三年就兴了新办法：是先点粪，粪干了才要点种，这不是你兴的新办法？”爹说：“那是我在你舅舅家，亲眼见到用那个办法山药蛋长得好，才用的。这温汤浸种，你们见谁用过？”爹又说住了年青人。年青人光出汗。到头父子三个没吵出个结果来，但是两个年青人仍坚持要温汤浸种，逼得老汉着实生了气，便发狠的说：“不管你们怎么吧，我不会不上地！”

一场吵闹，仍是没个结果。

原来张发魁是村上的副村长，又是青年团员。因为他受了新教育，很爱实行生产上的各种科学办法。关于温汤浸种的推行，前几天他也跟村长讨论过几次，问村长该用什么办法推动大家，村长只说：“还有什么办法？叫他们浸种就是啦！还用得着想什么办法？”发魁见村长老是这样，自己又想不出个推动的办法来，常是暗暗的恨自己的本领不高。

发魁和他爹吵了一阵以后，觉得没有说服了父亲，心上自然更发愁了。张老汉呢？见到儿子不但不听自己的话，还顶嘴，气得胡子光摇摆，他想：儿子要浸种，秋天一定打不下粮食，日子不能过。上地还有什么用呢？哎！算了吧！不上地了！可是他又想：地是不能不上的。他认为自己既然要上地，总得打破儿子浸种的办法，他想来想去，果然想出了个好办法。

一天夜里，鸡才叫了第二遍的时候，漫流坡石坡地那里的耒斗蛋儿就滴哒滴哒的响起来了。种地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张小全老汉。另外还有两个帮手，一个叫原狗则，一个叫杨锁全。

三个人一面种谷，一面说话。张老汉说：“现在的年青人真是胡日弄呢！温汤浸种呢？秋天打不下粮食，饿了肚，管保后悔也迟了！不听老年人的话，甚事也办不好！”

锁全说：“我就不服他们那一套！”

狗则说：“也不知政府怎么想出这些不管用的办法来？”

张老汉说：“人民政府甚都好，就是这温汤浸种我不服气！”

狗则说：“不管怎样吧，咱们今天把种子种进土里去再说！”

锁全说：“咱们只管这样种了，干部找出麻烦来，可怎么办哩？”

张老汉说：“找出麻烦来再说。种进土里去，他总不能再给咱刨出来吧！”

说到干部身上，三个人话又多了。都说：咱村的干部怎么跟外村的干部不一样？甚事也不跟老百姓商量，光会下命令。又说到村长的脸迟早都是那么难看，武委会主任光会出计策制老百姓，还说县政府那个姓张的工作员也跟村干部是一气，咱村的老百姓该着倒霉啦，没遇上个好村干部，也没遇上个好区干部。三个人越说越有劲，好象这样谈论一番干部的问题，心里痛快了许多。

说着说着，天就亮了，不大时，太阳也出来了，五亩谷眼看就种完了，三个人仍是低着头一股劲种，一面还是热热火火的说着话。猛不防来了一个人，把张老汉的手拉住，不叫种了。那人还气凶凶的说：“你们的胆量真不小，不温汤浸种，私自就来种谷，这还了得？你们先不要种吧！”说着就把张老汉推开，又把锁全、狗则的拉耩绳扒下来。张老汉一见这样，气极了说：“这是干什么？你村长就是这个办法？怎么？生产也犯了法？”村长说：“你说你还对啦！不温汤浸种，私自下种，就是违抗法令！”张老汉还是很生气地说：“违抗就违抗啦，看你能怎么着？！”村长说：“怎么着？你看能怎么着！”说着，用力一脚就把热斗蹬倒，谷种撒了一地，扛上地就走了。一面还说：“还了得！惯得老百姓还要

上天哩！”

三个人见村长把耧扛走了，干着急没有办法，只是六只眼盯着村长的背影，三张嘴嘟噜着说恨话。

这村长名叫李满成，才二十五岁。对工作也很积极，很怕自己村上工作落了后。但他却作风简单，有什么事总想立刻作好，一作不好就埋怨群众落后。他向上级汇报时，又不敢说工作没作好，也不敢硬逼住群众非怎样不可，因此村上人就给他起了两个外号，一个叫“下一次”，一个叫“假鸡叫”。“下一次”的意思是因他凡遇一件事就下一道命令；两件事就下两道命令……但是他的命令很少有人照办过，凡他的命令落了空，他就要说个“下一次”再说，或者说个：“妈的！这次不行了，还有下一次！”一个“下一次”，两个“下一次”，“下一次”说得多了，群众也摸着他的脾气了，后来凡是村长下了命令，不等村长说了“下一次”再说，群众就先决定了“下一次”再说吧。比如去年天旱时候，村长命令叫群众担水浇苗，群众偏偏要到龙王洞上去求雨，把担水浇苗的事同样推到“下一次”去。这么“下一次”来“下一次”去的多了，人们就给村长起了“下一次”的外号。“假鸡叫”的意思，是因他下的命令，虽然群众很少照办，但该向上级报告工作的时候，他还比别村报的好，再加上张工作员到县府加上一半句话，说这村村长如何如何能干，县府就信以为真，还表扬过他是个模范村长。但是村长能哄了上级，总哄不了下级，凡他向上级作一次报告，群众就要说：“又是做‘假鸡叫’哩！”自然也是因为村长做的“假鸡叫”多了，次数一多，也成了一个外号。

可是这次不同了。因为前一个时期，上级研究工作的时候，不知怎样发现这村工作上有毛病，因此，农业科宋科长就问张工作员说：漫流坡的工作是不是不实在哩？张工作员说：“那是我亲眼见到的，哪有不实在的道理？你不要听坏分子的造谣！”张工作员这么一说，把个宋科长也装在鼓里弄不清了。可是自从宋科长问过张工作员以后，张工作员心里也有点波动，他怕宋科长去检查，闹出不好看来，就跟满成说：“村长！今年的工作咱可不能再往‘下一次’推了！不管犁二遍地、上底粪、浸种，哪一件工作都得办到哩，一直推到‘下一次’恐怕不是个好办法。”满成说：“不成问题，怕办不到这一点啦！”张工作员见满成说“不成问题”，以为他一定能办到，再也没有往下管。满成呢？虽然夸了海口，“下一次”的作风也还没改变。这天扛了张老汉的耧，是因他早上往地里走时，忽然发现张老汉种开谷了，又看到已经种了四五亩，心想这老家伙一定是怕浸种，半夜里偷偷来种的。这样一想，他又立刻想起给张工作员夸下的海口，便生了气，心里头说“这还了得！我已经给上级夸下海口，你们就敢故意不温汤浸种，非给你个厉害看看不可”！因此就把张老汉的耧扛走了。

二

偷种谷的事，村长很生气，可是村里许多人还不知道。

中午，村里人正在饭场上吃午饭，忽然听得喇叭筒响了。大家竖着耳一听，听出是叫大家到庙上去开会，并且听

出了是村长的声音，立时饭场上就乱了。有的说：“这大忙春天，人快累死呀，晌午也不叫歇一歇，尽光开啥会哩！”有的说：“也不知上级就是行的这种办法，还是村上干部胡来？又叫发展生产，可又成天开会，开一次会就是半下午，把些工都开了会啦，怎还能发展生产！？”也有的说：“开会也可以，可是既开会能办好一件事情也好呀！”张老汉知道是因他种谷的事，但他也满不在乎，并且还生气的说：“要是能给大家办好一点事情，大家也不是个亏心说不好的。你们想想，过了年才三个月，开过多少会啦？有一次开会叫每亩地上七十担粪，不管七十担、六十担吧，大家没一个人发言，会开到半后晌才散了，甚也没办成。又有一次开会叫犁两遍地，大家没发言又散了，又有一次……反正开会不顶啥，瞎误老百姓的工哩！”你一句、我一句，简直吵成了个一盆浆。最后大家一齐说：“上了地没事，他要批评咱不去开会，咱就跟他说说这个理，看是叫生产不叫生产，这理到哪也输不给他。”

正说着，二遍喇叭筒响了；接着又来了第三遍。只听村长叫第三遍时，口音很带气，还说：“老百姓太捣蛋，喊叫几次不到会，再要不到，就要送政府处理！……”饭场上的人一听这话都说：“走了没事，咱们这一次走了，他不会‘下一次’再说。”有的说：“这次村长说的话很厉害，大概得去开会哩！”大家都说：“厉害也叫他等在‘下一次’吧，他厉害咱不会快点走！”说罢，大家一轰就散了，都准备回家拿上家具往地里走。

满成发觉人都不到会，反都偷偷往地走了，着实生了

气，马上找了十几个民兵，叫各路出发，去抓回这些上地的人来。这么一来，人果然都被抓回来了，会场上才算象了个样，不过，大家开会的情绪很低，人人脸上显得都十分难看。

开会了，满成气势凶凶的站在阶台上讲话。他首先批评了大家一顿，说大家故意不来开会，就是大不对。随后就说，张老汉他们偷偷种谷，不温汤浸种，不但是大不对，而且是违抗政府法令的行为。说到这里，还特别指出副村长张发魁又是个青年团员，也不管管自己家里的人，办出这种违法事情，更是大不对。最后他还觉得没出完气，又对大家说：“大家应该反省反省，特别是张小全老汉更要彻底反省反省才行，不反省彻底就不用上地！”

满成讲完话，可是没有一个人反省，看样子张老汉还想反抗几句。后来张老汉一想：如果这时提个什么意见，保不定要吵出个什么麻烦来，如果再要吵出个麻烦来，会就会散的更迟，生产更要多误一些。因此，他咽了一口气，嘴就没有张开。发魁见满成批评他，急得他头上光冒热汗。他也很想反驳几句，批评满成不给想办法，但也想到怕自己说了不顶事。因此，发魁也没有张嘴。这村开会有个老规矩，除了“他爹英雄儿好汉”这两个人肯发个言外，别人就很少发言，今天也不例外，既然张老汉父子俩不发言了，所以整个会场也就显得冷冰冰了。

满成见没有一个人发言，时间也不短了，急得他在阶台上阶台下乱跑，隔一小时批评一下大家不做反省不对。但是不管他怎样批评，老是没个人发言，他也没甚办法。到了这

时候，他只得去向军师领教。

这军师名叫李满印，是满成的叔伯弟弟。官职也不小，是村上的武委会主任。说到李满印这人对工作也很积极，就是不好好研究工作，常常好出些邪门歪道的计策，可是村长还觉得他很能行，因此，村上凡遇上难办的事，村长便去找他领教。今天满成叫大家反省，大家不反省，这的确是下不了台，因此他只好找满印想办法。李满印果然是名不虚传。满成的嘴了对满印的耳朵，满印低头一想，果然想出了个计策。

满成领上教后，心里很高兴，就返回会场跟大家说：“是这吧！大家不反省，也不强叫大家反省。大家只要赶快回去把耧斗一同扛到村公所来就行。以后谁不浸种，谁就不用来扛耧斗种地。”满成这么一说，隔了一大会，没有一个人准备扛耧去，大家的脸反而更变得难看了许多。满印见自己的办法没行通，就下定决心，要帮助村长一臂之力，于是他去到阶台上说：“凡是民兵站出来！”民兵见是自己的领导人叫站出来，就只得站出来。等民兵站出以后，满印又说：“走！跟我走！看看把你们的耧扛来扛不来！”

民兵们跟满印走了，不多一会儿，全村三十多张种谷耧都扛来了。满成的心里暗暗夸奖满印的计策高。这时，满印又向大家说：“种谷耧都已集中来了，大家今年种谷，必须温汤浸种，谁不办到这点，谁就不用想来扛耧种谷，散……”

满印正要说散会，忽然看见从庙门外走进来一个背小皮背包的。

这个背小皮背包的，就是县里那个张工作员。这人的脾气

最怕别人不听他的话，最怕别人不按照上级的指示办事。因此凡能按上级指示办事，和听他话的人，他都觉得是好干部、好群众，不然他就骂你落后。所以他对漫流坡村长和武委会主任很满意。

满成一见张工作员来了，马上把话咽了回去，便丢开大家，急忙招待张工作员去了。满印、满成、张工作员到了公所屋里坐下以后，张工作员先问了一番村上近来工作的情况，又问今天开的是什么会？满成、满印一一告诉了他。满成、满印说一句，张工作员吭一声。当满成说到张老汉不浸种，私自种谷一段时，张工作员就生气的说：“这些老顽固还要上天啦！非那样给他个不客气不行！”当满印说到他如何想办法集中管制种谷稞一段时，张工作员笑着夸奖满印说：

“你真称得起个有办法的人，要叫我，恐怕还想不出这样好的办法哩！”三个人又说了一大会，最后满印说：“老张！你今天不给大家讲话啦？”张工作员说：“也没有甚说的，天不早了，散会吧！”满印觉得今天自己立了一功，不叫上级也立一功，有些埋没了上级，显示了下级。自己低头一想，又想了一个好办法出来，就笑着跟张工作员说：“怎么没甚说？咱村三四十个妇女，上地的才只三四个，这还不应该说一说！”张工作员说：“光说一说恐怕也不顶事吧？！”满印说：

“光说不顶事，咱有的是顶事的办法！”接着，他就指东划西的把他的办法给张工作员说了一番，张工作员一听，觉着果然是个好办法，就决定要在大会上讲讲话。

群众们开头见满成等三人进了公所屋里再也不出来了；又看见太阳的阴影儿早已慢慢地上了东房的半墙上，知道是

误了上地。但村长没有放话，谁也不敢走。一个个都是小声小语嘟噜着不满意的话。后来，又听说张工作员还要讲话，大家只得再坚持一会儿。

张工作员在讲话中，首先也是批评了一番大家不来开会的不对，接着就是批评张老汉不浸种，偷种谷的不对。发魁一见张工作员讲话了，想他一定要讲讲浸种的办法，可是听了一大会，总没见张工作员提提这一着。自己自然又是一番生气。张工作员最后说：“这村的妇女太落后，不劳动生产，今天就要试试你们的本领有多大！”接着他说：“男人们散会，妇女们除了巧巧、成果、金花三个劳动妇女散会外，其余的全部不得走。”大家一听说叫散会，自然是一哄就走完了。剩下的三四十个妇女，都是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不知工作员要怎么自己，人人都是带着害怕的样子。等男人们走完以后，张工作员向没走了的妇女们下令说：“你们这些不劳动的妇女，非叫你们受受不行！站起队来！谁不上地，就叫你们一个劲儿在这里站。”妇女们不敢不听，只得站起队来。妇女们整整站了一个下午，一个个都站得腿疼腰酸。天快黑了的时候，才瞅工作员进了公所屋里的空儿，赶快商议了一下“要上地”的话。等工作员出来，都才报告了一下要上地，这时，张工作员又批评了妇女们一番，才叫他们每人找了一个保人，保证以后得上地，这才让她们下了庙。

三

发魁开罢会回家后，又恼恨、又发愁。恼恨村长的做法

不好，恼恨村长无理批评自己；发愁的是推动不开温汤浸种。在家里也愁，走到地里动弹也愁。他想：咱村为什么就推动不开？外村为什么就能推动开？想到这里他很想到外村去跟别人领教领教；可又想到现在是大忙春天怕误了工。最后，他又觉得误工也得到外村去跑跑，要不，推动不开温汤浸种，对生产上是一个大损失。因此，他于开会后第三天上午，就到庙背村学习去了。

可是怎样向人家学习，学习些什么呢？他一路走一路想。想着、走着，忽然听得远远地有脚步声。抬头一看，见岭上下来一个背小皮背包的。猛一看，还当是张工作员，后来细细一看，见那人比张工作员又年青、又精神，那人一面走，一面还唱着外路戏。他想这一定是又来了个新工作员。如果是来了新工作员，比到外村去学习还强！所以他就停住脚步，一直望着那个新来的工作员出神。

“老乡！你上哪里去？这儿离漫流坡还有多远？”那个工作员走过来，没等发魁开口，他就先问起来。发魁说：“我是上庙背村去的。这里离漫流坡只有二里路了，下去转一个小湾就是！”发魁说完，知道这个工作员要到他村去工作，便赶忙又说：“同志！坐下歇歇吧，歇歇我问你个事情。你是不是到漫流坡工作去的？”那个工作员见发魁问的有点来历，也想坐下来先访问一下村上的情况，所以就答应了发魁的要求坐下了。两人坐下以后，发魁就问工作员姓甚，工作员说“姓宋”！发魁问：“你是不是县里的宋科长？”工作员就说了个“是”。发魁见是宋科长来了，心里很高兴。于是他就把村上的一切情况跟大前天的开会情况都给说了一遍，并

要求宋科长教给他浸种办法。原来张工作员这次回去后，县上已完全知道了漫流坡的情况，张工作员也受了批评，宋科长正是为这事来的，因此听了发魁的话，就说：“你村的情况我已知道了一些，听你一说就更详细了。我这次到你村，一定要整顿好。关于浸种的办法，一下也说不清，我看咱还是到了村上慢慢说吧！”发魁听说要教给浸种办法，还要把村上工作整顿好，心中很高兴。所以说完这话，两人就起身往村里走。

一路上，发魁在前，宋科长在后，发魁听宋科长一路走一路唱，感到宋科长真是个好人，就是不懂清唱的是哪路戏。不管粗听细听，都是一懂也不懂，而且发魁听宋科长唱到“唉咳咳咳咳——咳！”处，止不住就想笑，但因为是生人，只得忍住气把笑收回去。这事，只是到后来他俩熟贯了，发魁问了宋科长一次，才知道唱的是“山西梆子”。

宋科长到了漫流坡以后，晚上开了一个干部会。他没有先批评干部，只装着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问道：“村长，现在离种谷还有多长时间？春耕下种准备工作做得怎样了？”满印抢先说：“现在离种谷还有十几天哩！可是我村的人太顽固，怕温汤浸种，前两三天就有人偷偷种开谷了！”他为了夸夸自己的功，显显自己的能，又接着往下说：“我们已经把偷种谷的那几家批评过了，并且已经叫他们把没浸种就种上的谷又犁过了。我们为了普遍实行浸种，已经把全村的种谷耩一同管制起来了！”满成也想争一功，就抢着补充说：“还有，我村的妇女也太顽固，都不上地劳动……”接着就把用妇女站队的办法教育妇女上地的事情也说了一遍。这时，宋科长问：“你们用这两个办法，村上人是不是已经浸起种